

正经人家

凸凹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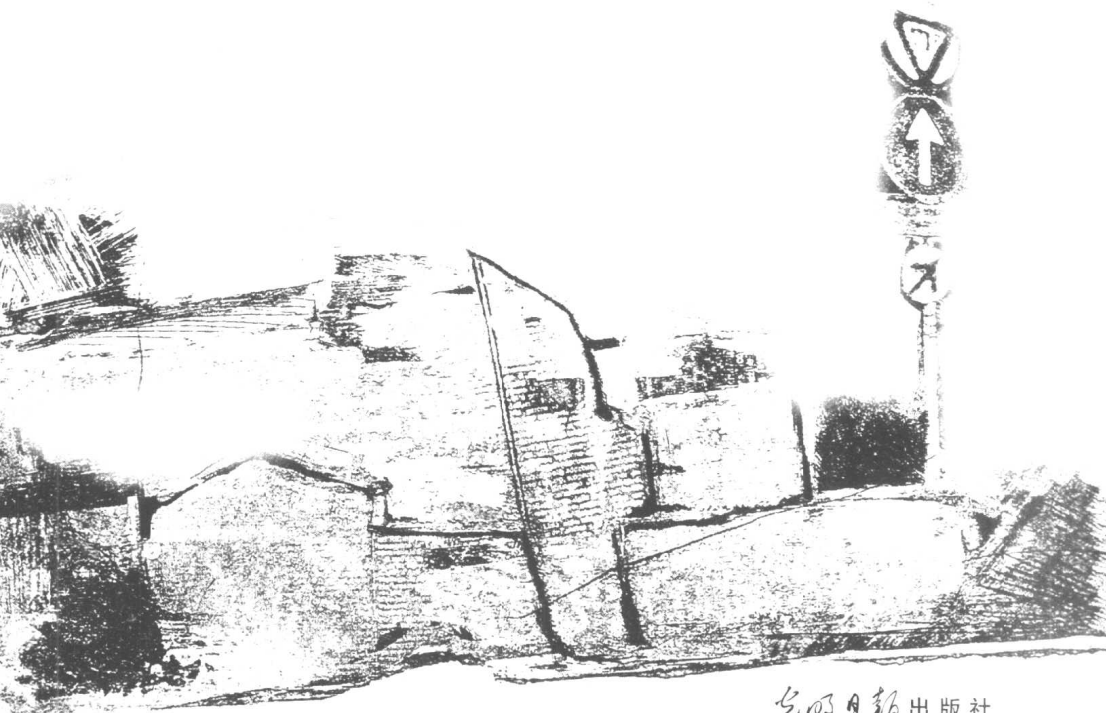
zheng jing
ren jia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正经人 家

凸凹 /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经人家/凸凹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3
ISBN 7-80145-679-3

I. 正... II. 凸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9994 号

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63082437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河北省三河文阁印刷厂印刷

※

880 × 1230 1/32 印张 9.5 字数 220 千字

2003 年 2 月 第 1 版 2003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 000 册 ISBN 7-80145-679-3/1

定价: 18.00 元

自序

1

这是一次“残酷写作”，写了底层小人物的生活走向和对他们生存状态的暧昧的思考。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着，但他们的“真实生活”，却以“反生活”的状态出现，往往使作者扼腕叹息。

2

大音乐家李斯特的父亲对他说：

“你且留意，妇人将要颠覆你的生活！”

大人物如此，小人物何尝不如此！但是，小人物又多了一层颠覆，那就是社会生活对他个人生活的颠覆。

3

小人物的本性是善良的。

但他们的善良如果仅仅停留在本能的层面，便会随波逐流，在率性而为中被生活所裹挟、所覆盖、所淹没，他们迷失了自己，进入听天由命的消极境地。

小人物的人生，往往就是消极人生。

4

因此，他们的真情最容易被生活冲走，更多的时候，是下体控制上体。他们不会真正崇高起来，轻者落寞悲伤，重者冷酷绝望，走上质朴温暖的反面。他们不想沦落，却已不能自拔；不想害人，却已留下不仁的疮疤。连哀叹和自醒的间隙都没有。

5

已难以界定他们是好人与坏人，他们只是为生存而战。

因为他们无足轻重，生活本身甚至不接受他们的归顺，无奈的反抗之后，不是返回起点，便是被淘汰出局。

6

于是，面对如此低的文明基础，强势群体没理由高高在上。

应该学会悲悯。

只有悲悯，惟有悲悯，方可穿透虚假的繁华、粉饰的排场和伪装的浪漫，窥到真实人性的微光。

所以，这本书的读者定位，应该是那些生活在高处的人们。

2002年11月26日于石板宅

1

吴新醒于一个错打的电话。

捏过枕下的手表，刚刚九点十分。

于是便十分懊恼起来。本来闹铃是定在十点整的，五十分钟的提前量足可以从容地做一次爱，而且那梦中正有一个白脸长身的女子朝自己暧昧地笑着。她一定会进一步地蛊惑自己，却断了。生活又失去了一种可能。

翻了一个身，想把残梦接续了，窗外的声音却异常嘈杂，声声如锥，床榻上最后的一点温柔，便彻底破碎了。于是眼皮虽然阖着，眼球却很疼痛，吴新知道，期待了五天的一个慵懒享受，就这样完了。

恨恨地睁开眼睛，玫瑰黄的日光淋了一床，使吴新看到，自己裸露的双腿像穿上了一双女性的丝袜，吴新很厌恶自己。

再翻了一个身之后，便厌恶一切了。

因为另一个枕头上，正躺着一根长长的白毛。细而显赫，

平静而刺眼。

吴新感到，这是她的一次预谋，是在提醒自己，是她延续了我吴新的日子。

便想到了昨晚的情景。

她说：“你那书还看得完看不完？”

吴新在床上换了一个姿势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说什么意思？明天就是双休日了，今晚正好可以干点活儿。”她把做爱说成干活。

吴新没有干活的心情，便还是懒在书页上。

但一分钟之后，书却到了她手里，且轻轻一挥，书便像一只笨鸟，朝着不确定的方向飞去了。

她平静地说：“从你身上，可以给文人下一个定义，所谓文人：就是该做爱时看书，该看书时却做爱。”

本来是想发怒的，竟觉得她说得有点道理，心性就怯了几分。

就跟她做爱。

事完之后，感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前景不明。

沉默。

突然她尖叫了一声：“你看，怎么连这地方都白了？”

弥散的目光不得不凝聚到她的下身，稀疏的景象中有两根白毛。

吴新感到她很无聊，嘿嘿地笑起来。

“这是很严重的事态，你居然还笑？这上下都白了，意味

着什么，你怎么不想想？”她眼中有一丝哀怜，差一点就把吴新打动了，因为吴新觉得应该抱一抱她。

但她尖利的语调让吴新感到不舒服，觉得这时候表达一种柔情，是很羞耻的，便平淡地说：“我懒得想。”

她竟呜呜地哭了起来：“我的青春，算是被你彻底榨干了。”

“那么，我的青春呢？”吴新反问道。

2

怀着厌恶的心情，吴新起了床。

从卧室的一角，找到了被她扔掉的那本书。书的两角已经卷了，怎么抚弄也弄不舒展，便感到，真正娇嫩的不是人，而是书。

她妈的！不禁骂了一句。

突然灵机一动，把枕头上的那根白头发夹进书里，然后把书插进书架了。

吴新感到这是对她最好的惩罚，让她知道什么是枉费心机。

他想吃点东西，就进了厨房。想弄点蛋炒饭对付一下。

明明记得昨晚是剩了半碗米饭的，却怎么也找不见了。一定是该死的女人吃掉了。她有打扫剩饭的习惯，常说，一箪食

一瓢饮均来之不易。

吴新痛恨不已。她明明知道一到双休日吴新是懒得到外边吃早点的，却还要搞坚壁清野，所以，她之此举便不是什么美德，而是陷害。

墙角是有一箱方便面的，因为吴新讨厌方便食品，便一直没有开封。此时的吴新，便更觉得它与自己格格不入，觉得方便面的发明者，是个有症恋情结的畸人。

悻悻地转了两遭之后，想到抚慰自己最省事的办法，是摊鸡蛋饼。

首先摸出了一枚鸡蛋，试着摊了一个饼，咸了。再摸出一枚，摊出的货色又淡了。第三个摊得不咸不淡，堪称美味。胃口被吊了起来。但伸进鸡蛋箱里的手，怎么也摸不出第四枚来了，心情便像一盆脏水。

打开电脑之后，一个字也写不出，便索性坐在那里发呆。

采购的女人回来了，朝他讨好地笑了一下。她笑得真是不合时宜，吴新把电脑关了，站了起来。

吴新径直走到门边，下意识地去摸门把手：“你是不是想出门？”她问。

她的问话，反而让吴新的意识清醒了：“对，出门。”

“有什么事么？”

“买几斤鸡蛋。”

“这事还用你？”

“你倒是想用别人，可谁又能看得上你！”

3

吴新在小摊边站了一会儿，竟蹲下了。

他觉得在小摊上买东西，站着是很不适宜的。

摊上的鸡蛋个大、皮黄，是很有品质的那种。吴新很满意地对小贩说：“称十斤。”

小贩反应得慢了一些，吴新的心里就起了一层皱褶，但还是耐心地把鸡蛋码上了称盘。他一个一个地码，是一种被放大的耐心。小贩弓着腰，露着一口被劣质烟草熏得黑残的牙齿。他的谄媚，弄得吴新有些过意不去，便加快了拿鸡蛋的速度。不期竟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臭味，他的手停在了某个位置。

他盯着小贩那口黑残的牙齿。厌恶的表情是明确的。

小贩嘿嘿地笑着。那臭味就摇曳起来。

“不买了。”吴新说。

小贩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，把称放得高高的，说：“整整十斤。”

“听见没有？我不买了。”吴新强调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鸡蛋的分量不够。”其实吴新是觉得那鸡蛋里也有一股股的臭味。

小贩一愣，径直朝对过的国营商店走去。

他把国营商店的台称搬出来了。重新称过，重量是实在的，只是称的指针稍稍往左偏了那么一点点，如果不用挑剔的眼光看，这点差异是看不出来的。

但吴新好像拥有了绝对的正义，意味深长地看着小贩。

小贩羞愧地笑了一下：“其实也就毫厘之差，还不够一片鸡蛋皮子的分量，您何必这么计较，我再饶您一个鸡蛋总可以了吧。”

吴新突然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，但那“蛋皮子”之说让他感到下不来台，便板起了面孔：“不在于个把鸡蛋，而在于取之有道。”

“您是有身份的人，何必跟我们这种小商小贩过意不去？我们不过是混口饭吃。买卖不在仁义在，您实在不想买就算了，您到别处溜达去吧，谢您嘞。”小贩知道自己遇到了气不顺的主儿，挥手送客了。

吴新知道小贩把自己当顽劣之徒看了，气便有些郁滞，真的撑起了一种顽劣之像：“你这是在跟谁说话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？”

小贩索性蹲在地上：“我没那闲工夫。”

吴新只有硬撑下去了：“不信，我打个电话，工商所的人马上就会到。”

“您愿打就打，我一个穿草鞋的，还怕你们穿皮鞋的。”

一群人围了上来。

吴新的心情马上就变了。他感到这群人像苍蝇，终于得到了一个嗡嗡亮相的机会。他觉得不能成全他们，便也蹲在小贩

的旁边，翻弄着称盘里的鸡蛋，似乎在检验着鸡蛋的成色。

此时，他真的像一个买鸡蛋的。

当人们失望地走远了，小贩朝他友好地笑了笑。吴新马上站了起来，他觉得自己怎能跟一个满嘴臭气的人为伍。

这时，一个赤着身子的小孩走到小贩的身边，拽一拽小贩肩上的衣服：“爹，我要吃烤鱿鱼。”

小贩脸阴沉起来，但他不说话。小孩就更用力地拽他的衣服，由于用力，小身子整个转了过来，吴新看到儿童的小鸡鸡上粘着一团泥。

“嘿嘿，你儿子叫你呢，他要吃鱿鱼。”吴新提醒他。

小贩啪地一巴掌打在小孩的屁股上，小孩一下子坐在了地上。以为小孩要哇哇地哭一场的，没想到那小孩竟只是憨憨地冲着小贩傻笑。

“该死的烤鱿鱼的！”小贩嘟囔道。

吴新心里很不是滋味：“整天做买卖连几串鱿鱼都舍不得给孩子买，你小子还配做爹！”

小贩白了他一眼：“我们做的是小本生意，每月把工商税、水电费、房租和外来人口管理费交清了，也就剩几个喂肚子的钱了，还烤鱿鱼？烤他爹的鸟吧！”

吴新把小孩子拽起来，走到了马路对面的烤鱿鱼档。他要了五串烤鱿鱼。在等候的功夫，吴新望了望那个小贩。那个小贩也正在望着他，是一种怨恨之光，隐藏着一把把犀利的小钩子，隔岸而钓。

五串烤鱿鱼刚被放进小孩的手里，小贩也烟一样蹿到身

旁，扯起孩子就往回走，鱿鱼全掉在地上了。吴新又让人给他烤了五串鱿鱼，他决定要跟小贩较量到底了。

他走过马路，对小贩说：“你一个外地人，敢跟本地人叫板，你是想早点卷铺盖吧？”

小贩低着头，说：“大哥，我跟您无怨无仇，您干吗这么跟我过不去？”

这近乎服软的腔调，使吴新找到了一丝平衡，他说：“我并不是成心要跟你过不去，只是别为难孩子。”

小贩无声地蹲在地上。

吴新的心情爽快了许多。

当看着五串鱿鱼被孩子幸福地享受完了之后，吴新抬腿要走，却被小贩牢牢地拽住了：“把您的鸡蛋拿走。”

“可我没买你的鸡蛋啊！”吴新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我计算了，一串鱿鱼两块钱，十串就是二十；我的鸡蛋两块钱一斤，十斤也正好二十，请您拿走。”

“我要是不拿呢？”

“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！”小贩也要跟他较量到底了。

“兄弟，别那么较真儿，鸡蛋你就留着吧，下次我再买。”

“不，您必须拿走！”

吴新感到这个小贩不仅口臭而且还忒要面子，多少有些不可理喻，便兀自往前走了。

“大哥，您的鸡蛋不拿走，兄弟可就做主处理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吴新清楚地听到了一种熟透了的柿子落地的声音。

他回过头去，看到小贩在往地上攒鸡蛋。

攒在地上的鸡蛋蛋黄四溅，一如吴新老家软柿子落地时绽开的辉煌。

吴新小时候，最怕听到软柿子落地的声音，因为一有柿子落下来，他的奶奶总是拐着小脚趄上去，连泥带土地把碎柿子捧起来，吮到嘴里去。泥土在她的嘴里搅出一种零碎的声响，像她又长出了牙齿。

她说：长成一个柿子，也跟长成一个人一样，都不敢造次啊！

吴新真生气了，对小贩说：“你这人有病怎地？你再摔一个，小心我跟你急！”

小贩笑着说：“我不怕你跟我急，只要你不拿走，我就摔。”他挑衅地又摔了一个。

吴新感觉到了他的固执，觉得在大街上跟一个外地人斗狠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，便摆一摆手：“服你了。”

吴新提着鸡蛋朝前走着，感到身后有动静，回头一看还是那个外地人，便诧异地耸了耸眉毛。外地人小孩子一样羞然一笑：“大哥，能不能告诉我您尊姓大名？”吴新这才把眉头舒展开：“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，我又不怕你。”

两人就互通了名姓。

原来外地人也姓吴，叫吴有禄，四川绵竹人。

“你小子的产地真不错，绵竹大曲特有名。”

“有名管锤子用？卖不上价。”

4

十斤鸡蛋分量已经不算轻了。但吴新手上不腻歪，而心理腻歪。

他一看到鸡蛋，就闻到了吴有禄的口臭，他知道这鸡蛋他横竖是吃不下去了。不过还有老婆呢，他下意识地想。但很快腔嗓里就泛上来一阵恶心，因为他想到了与老婆唇齿相依的关系。

怎么处理才好呢？

正踌躇间，他看到了迎面走来的本单位的钟怡青。

他对钟怡青送着笑脸：“钟怡青，你要不要鸡蛋？”

“是不是人家送你鸡蛋送多了？”钟怡青笑着说。

“没，没有的事，自己花钱买的。”吴新急迫地解释道。

“自己花钱买的送我干什么，你这人真逗。”钟怡青笑得很暧昧。

吴新突然感到钟怡青的笑里有很复杂的内容——在她的眼里，他吴新或者是有病，或者是别有用心。因为钟怡青是那种自视甚高，感觉良好的人。

吴新很尴尬地挥挥手，嘿嘿地笑笑，感到无话可说，低头就走。

他感到钟怡青疑惑的眼光一定还在紧紧地追踪着他。